

## 书余杂谈

## 细品“有声诗”

陈舟

五十多年前,老家厢屋的门楣上,贴过一副春联:“屋上炊烟无墨画,檐下滴水有声诗。”当时年少,只觉其好,未明其妙。及长,又油盐柴米,劳碌奔忙,无心鉴赏。

年前连续两场瑞雪,其积也厚,其融也久,檐下滴滴嗒嗒,前后竟有十天半月的时光,此乃老天爷赐予的补课机会也。退兮老矣,气也乍定,神也初闲,拉一椅坐门前,细品这“有声诗”,方感其意韵悠长。

这诗中有景。雪融得快时,檐下似湍急流瀑,既有银河九天之畅,又有明月松间、清泉石上之爽,虽居陋室,却

疑身在“花果山福地,水帘洞洞天”。

这诗中有乐。檐水如弦,恰便是浔阳江头的琵琶,“大弦嘈嘈如急雨,小弦切切如私语”,“嘈嘈切切错杂弹,大珠小珠落玉盘”。醉此天籁之音,浑不知天上人间。

这诗中有情。檐水如缕,不由想起“慈母手中线”;檐水如泪,不由暗叹“蜡炬有心还惜别,替人垂泪到天明”;檐水如酒,不由想歌《将进酒》,“会须一饮三百杯,莫使金樽空对月”。有风吹来,檐水如柳枝飘拂,又不禁欲问:“今宵酒醒何处?杨柳岸,晓风残月。”

檐下一滴水,世上万行诗。但如此品读,似乎只及皮毛。古人云“诗言志”,这“无声诗”复查连绵,其实也在述志,这志就一个字:恒!这乃是“无声诗”的诗魂。水滴石穿,绳锯木断,“水非石之钻,索非木之锯,渐靡使之然也”。上天以其无所不在之眼,洞穿了人的堕性,又以檐下滴水,这随处可见的轮音,给人警策,为人励志。

遥想当年,周伯拘于羑里,仲尼厄于陈蔡,也当感知檐水的启迪,于是演《周易》、著《春秋》。达摩嵩山面壁十年,守仁龙场悟道三

载,定会了悟洞滴的砥励,于是立禅宗、创心学。古往今来,多少仁人志士、大德高僧,莫不抱定了一个恒字,方能成其大业。“无声诗”教化广矣,功莫大焉。

弱水三千,只取一瓢。时下追崇诗意栖居,“有声诗”是其一也。所谓一花一世界,一叶一菩提,滴水可见汪洋,刹那能至永恒,领悟之妙,在于心也。



胡桂才 书

## 闲暇时光

## 不再独眠

顾坚

晚上赶稿子弄得很迟,爱人睡眠不好,稍微弄些声响便会扰醒她,所以从电脑上下下来,洗过脚后,就睡在书房里的空床上。

结婚十几年,我们夫妻没有离开过,极少一个人独眠的。所以独睡一床,心里竟有些新鲜的感觉。一张大床随你蹬伸,自在极了,舒适极了。我决定这段时间就睡在书房里,重温 and 享受久违的单身滋味。

虽然是深夜,却丝毫没有困意,黑暗中睁大眼睛,头脑竟是一片澄澈和空明。思想如一尾孤独的鱼,悄悄地洄游在黑暗的河流里。许多久远的心思和情景次第回想起来,清晰得如在眼前。那些快乐,那些苦痛,那些人……原来还刀刻般地存在记忆的硬盘上,只是由于平日纷扰的俗事把它们掩盖住了。

还记得自己刚踏进这座城市的模样,青葱,生猛,如八九点钟的太阳——仿佛一切还没有开始,就到了足以怀念和凭吊的年纪。匆匆,太匆匆!就是这样一个个黑夜,悄无声息地把自己送进了中年。一大摞不同封皮的日记本堆积在书橱里,有时也抽出来翻翻,总想在里面找出些能让自己心安和骄傲的华章,可是太少了。黑夜里摊开双手,两手空空如也!

凌晨三点的孤独,是真的孤独;凌晨三点的回忆,让我的心头有一种生命的负重和紧迫。这让我开始感到不爽。独眠持续到第三天,我终于蹑手蹑脚潜入爱人的睡房,像一只臃肿的大猫悄悄蜷在她的身边。温暖的被窝里香气迷人,我好像又回到了平实的人间。在夜里,我睡得无比香甜。

## 生活写真

## 牵一牵妈妈的手

张正才

今年的大年初一,我牵着妈妈的左手,是抱着她牵的。因为妈妈二次中风后,她的左手早已没有了什么知觉。

说实话,对于妈妈的手,印象中并没有多少温暖的记忆。我们家兄弟姐妹六个,家庭条件不是太好,父母主要精力放在忙钱挣工分养家糊口,对子女的抚育可以说是粗放型的,正常都是大孩子带着小孩子。唯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,10岁那年的一天中午,老师要求我们不交足学费下午不要到校上课。我回家要钱,妈妈没给欠交的五毛钱学费,却逼我去上学。我的倔强让妈妈很是恼火,直接用挑水桶的铁钩绳砸向了我脆弱的小脑袋,结果我头上被砸出了两个小洞,血流如注,被送到村医疗站包扎,最终医疗费用远超五毛钱。事后尽管妈妈好像很后悔,但我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她亲生的,并由此对她会打人的手也产生了深深的恐惧,唯恐避之不及。

长大成人特别是结婚生子后,生活工作压力进一步增大,我终于懂得当初父母抚养我们这么多子女的不容易,原先对妈妈的偏见也烟消云散。然而,妈妈已经开始老了,身体也每况愈下。在她过完80岁生日后,已先后两次因脑梗中风住院治疗。特别是春节前的这次中风较为严重,使她生活都不能自理。命运总是这样捉弄人,以前总是觉得自己很忙,无暇专门牵一牵妈妈的手。而现在因为要照顾妈妈吃喝拉撒睡,每天都要和妈妈拉无数次的手,每次都有一种愧疚涌上心头。在妈妈年轻或健康的时候,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牵一牵妈妈的手?现在,虽然牵手多了,但她又能有多少温暖幸福的感觉呢?

春节前后,我推掉了所有交际和应酬,每天都静静地陪伴在妈妈床前,心里也默默祈祷了无数次;但愿妈妈早日清醒并康复。我想,只要妈妈能康复,以前我们母子俩少牵的手一定要补回来,并且一定要让她觉得温暖和幸福!

## 世间百相

## 关于年

张庆

年的吸引力,不受年龄限制,不分阶层区别,不按常理出牌。无论童年、少年、青年、中年还是老年,通过年这个形式,寻找到的最大程度的快乐;无论从事何种职业,到了春节长假,都会获得小憩之机,得到完全彻底的放松;休息时间则被完全打乱,没有上下班的概念,也就无所谓白昼还是黑夜,随时都可加入狂欢的阵营。

年之所以为年,久远的怪兽已经朝向慈眉善目的偶像皈依;门神不再腰间佩刀,换成了怀揣着金元宝。有一个温暖的家,哪怕身在千里之外,一颗心早就飞了回来。那朔风吹起的阵阵箭簇对准家的靶心,每每出现十环的成绩,都不需要平时练习,因为几十年都这么过来的,基本功扎实得很。

除夕之夜的团圆是最要紧的,比平日所有的仪式都显得正式而隆重。吃什么不重要,重要的是围着长辈诉说亲情,聆听祝福,感受家的温馨氛围。家的成员带回各自的新鲜感受,释放的是一年的思念之情。作为中国特色,有春晚相伴,必定会一次次地“难忘今宵”。

有了时间,少不了同学同事朋友们相约聚会,随着年龄增长,见面关心的是身体如何、心境怎样,至于升职发财,似乎已经是如烟往事,而往事会随着时光逐渐褪色,静静地作为人生的一种珍藏。我们曾经年轻过,便理解了步入老年时的心态,并努力使得心态保持年轻;我们即将夕阳红,那么何不就让红色作为基调,向着辉煌更进一步?

年的进行,照例有民俗的仪轨作为支撑,于是那些沉寂的记忆被唤醒,被放大,被赋予全新的意义;照例有大红灯笼高挂时的醒目,有袅袅升起的清香祈愿,于是每一个曾经起皱的日子得以重新熨平,化为不断延伸的坦荡征程。一路上有变幻的风景,有诗的美妙与远方的呼唤,一切足矣。

年的收尾很是特别,无需号令也无需集结,只要是街市上的外地口音突然减少,公园旁的路边大巴不再排队,店面纷纷开门揖客,就意味着一切都回归到正常运转的程序,有憧憬与梦想的交织,继续重复着小桥流水灯火浆影的寻常人家的世俗生活。而年,只不过是一个逗号,打在人生诗行的排列之中。

## 百味人生

## 朴素多情的手帕

徐少平

看过《红楼梦》的人,都知道林黛玉的《题帕诗》:“眼空蓄泪泪空垂,暗洒闲抛更向谁?尺幅鲛绡劳惠赠,为君那能不伤悲。”字字都是怜惜的泪,思念的苦,这眼泪,是为宝玉被父亲痛打而难过的。诗中的“鲛绡”,就是现代的手帕。

手帕有着悠久的历史。传说鲛人所织的绡入水不濡,汉乐府诗《孔雀东南飞》中就有“阿女默无声,手巾掩口啼。”《西厢记》里张生与崔莺莺相爱,便是从手帕题诗相赠开始的。陆游在沈园偶遇前妻唐婉,写的那首《钗头凤》:“春如归,人空瘦,泪痕红浥鲛绡透……”丝丝缕缕,流淌着浓郁的古典风韵和愁苦的凄楚心境。当然,后来宝玉娶了宝钗,病人膏肓的黛玉万念俱灰,狠命地撕手帕,并将其扔进火炉,焚诗断痴情,那是后话。

手帕的功用很多,但小时候只知道用来擦鼻涕。上世纪70年代,乡村的孩子是

不用手帕的,有了鼻涕就用袖口抹。天长日久,袖口抹得像油漆过一样,但是还照抹不误,往往抹得脸上像狗屁股一股。

小时候的我鼻涕特别多,大人们都喊我“鼻涕虫”或“老油条”。一到冬天,鼻下双管齐下,哇,两条白色“鼻涕虫”游出来了。我也很恼火,为此还打过架。

那时家里很穷,实在没有多余的布擦鼻涕。我就嚷着向妈妈要钱买手帕,妈妈正在切菜,刀板一拍,眼睛一瞪:“你别做梦吧,你姐姐还不曾有呢!”是的,俗话说“新老大,旧老二,补补纳纳由老三。”我们穿的衣服,大多是哥哥姐姐们穿过的二手货,甚至三手货四手货。衣服尚且如此,还奢望什么手帕?

少年时代,我们常在一起玩的有个女孩子,家境比较好。有次看到我的“鼻涕虫”快露头,准备用袖口捕捉的时候,她递给我一只绣着兰花图片的手帕,擦过鼻涕

我还给她,可能看到我的“杰作”,她往我手上一推,笑笑说,不要了,你留着对付“鼻涕虫”吧。

长大后才听说手帕可作传情之物呢。心爱的人流泪时,你无需多语,适时递块手帕,说不定会演绎出一段美好的爱情故事呢。

渐渐地,知道擦鼻涕眼泪不是手帕的唯一用处,甚至不是主要作用。有的人没有鼻涕也带着手帕,揣在口袋里,放在皮包里,还有的插在上衣口袋里,露出美丽的一角。有次开会,有人在主席台上演讲,说着说着,可能忘了词儿,不期然地掏出手帕擦擦额头上渗出的汗珠,掩盖自己的囧像,呵呵,还真得感谢手帕呢。

手帕被青春少女用的时候,肯定不是擦鼻涕的。她们一颦一笑,常会用到手帕。尤其是恋爱中的女人,更是少不了利用手帕做矫情的道具。你看她,樱桃嘴咬着手帕一角,梅花指指纹手帕,扭扭

袅娜的身子,发出去的肢体语言,此情此景,你怎不会魂不守舍?

还听说过周总理扔手帕的故事。在日内瓦会议期间,一个美国记者主动和周总理握手,但握完手就说:“啊?我怎么跟好战士握手,真不该!”说着,拿手帕不停地擦手,塞进裤兜。此时很多人围观,周总理微皱眉头,从口袋里缓缓拿出手帕,随意擦了擦手,扔进角落上的痰盂里,说:“这手帕再也洗不干净了!”看,多有中国范儿!

不知从何时起,人们渐渐告别了手帕,取而代之的是方便快捷的一次性纸巾。没有谁再用手帕题诗传情了,也很少有人用手帕擦鼻涕抹泪了。况且,当今社会,动情动心的眼泪越来越流不出来了,有的只是洋葱辣椒呛出来的眼泪,甚至是鳄鱼的眼泪。那个朴素、坚韧、多情、柔绵、方正的手帕,你还用吗?